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父亲当救兵，一般是我倒霉。他的理由是，你是长子，排头兵，领头雁，若跟老二打架，我是有理三扁担，无理扁担三。这可能是他想培养领导干部，也有可能是提醒，耍奸要倒霉。其结果是，成人后我一般不要奸，这虽然让我一直平庸，但也保证了没人挖坑埋我。

责任田到户时我正上高中，家里农活靠父母，也靠大弟。那时生产队散了，连耕牛都卖了，犁地、运输这类重活都靠人力。大弟当时才十二三岁，还是个孩子，一边学木匠，一边帮家里干活。后来说起这些事，父亲常说，抗旱挑水浇苗，把老二坑苦了，拿锹翻地，老二做梦都在哼。

因为上学，这些事我没见到，但在父亲去世后，我好几次做梦，奇怪地见他喘气挖地，说，牛没了，老二挖地，睡觉都在哼。再仔细看，父亲顿时不见。我能上大学，实在得益于父母，也是大弟襄助的结果，这让我幸运成为一个大学生后，并没有轻狂，心里反而沉甸甸的，觉得欠债太多，还不清。

父亲老来，家里大事不过问，有意推给我们兄弟去做。那用心也是我多

在布口，说到槐花，其实指的就是洋槐花。春天，一树一树的槐花在河边、村头、门前、院内，甚至地头，摇曳生姿。村里的女人孩子们就挎个篮子，带上绑了镰刀的竹竿到树下采槐花了，男人是不屑做这种事的，顶多给你出个主意，或者被孩子缠得没办法，才起身四处找一根合手的竹竿。

白色的洋槐花带点淡淡的奶油黄，一串串在树叶中闪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甜香味。个子高的，举着竹竿勾树枝，小孩子们就往篮子里捋槐花，一边捋一边一把一把地往嘴巴里塞，有时，也把洋槐树叶一并吃到了嘴里。洋槐花生吃是很好的，甜丝丝的，带着花瓣特有的柔软，等吃得差不多了，篮子也满了。

新鲜细嫩的洋槐花采下来，用刚刚压出的井水淘上两遍，在烧开的水里一过，就会有许多种不同的吃法。

想吃槐花饼，好说，拌了面，放葱花，碎姜末，搁上盐，味精，胡椒粉，搅拌均匀

到了德清，自然要游下渚湖。下渚湖乃华东最大湿地，而我国最古老的诗集《诗经》，头一首写的就是湿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被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激赏，称之为“最得风人之致”的《诗经》中的《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写的也是湿地。作为浙江的第五大湖泊，下渚湖水域面积略小于西湖。清康熙时武康知县吴康侯曾作文赞叹：“假东坡、和靖二公，筑堤移柳、栽梅放鹤，蜀亚荷花十里，桂子三秋耶！”他的意思是如果有苏东坡、林和靖这样的名人在这里留下一点史迹，并略加修饰，下渚湖的风景与名声哪里会比杭州西湖逊色呢！当然，于我等现代人而言，下渚湖的好处，全在一个“野”字。

暮春的下渚湖满目葱茏，洋溢着一派明媚生机。几叶游船滑行在或开阔如漾、水天一色，或狭窄如港、汉道曲折的水面。船外洲屿高处遍栽桑竹、注地芦荻丛生的清新景致，使我觉得自己与《红楼梦》中初见林妹妹的贾宝玉有一比，只因“看着面善”，便嚷嚷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”。途中舟抵一处建有10余幢吊脚小竹楼的渚墩平地，人们上得岸来，三五成群前往竹楼吃茶。只见桌上已沏好茶

二姑娘（下）

年后才醒悟的。那时候每到年关，父亲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，总结去年怎么样、来年怎么做，赡养费是否给，给多少，孩子学习下一步往哪里走，等等。这时候我跟老二相当于正副职，一般我说的他都应承，去做，其他弟弟会跟进。所谓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那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，就是父母的教化。

但这不是说大弟就是个圣人，事实上他是个闷罐子，犟驴，认准的理八头大马拉不回来，按我妈的话说，能毒得死人。但只要在理，他会悄悄去做，道歉一类的话，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。

前年初夏，父亲生病，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我们兄弟商量，陪父母到外面走走去，一个多月里，我们看了大海、西湖、瘦西湖、鄱阳湖、洞庭湖和三峡大坝，一共转了七个省。记得从三峡往洞庭湖赶的时候，大弟开车，飙到了一百四十码。我责问，你不要命

了？他回嘴，就你的命值钱？我说，我爹妈的命值许多钱。他顿时就憋了。

晚上到岳阳，将一切安顿好，大家非常疲惫，我就靠在床上假寐。大弟拿来药喂过父亲，又拿精油在父亲腿上一一点点地抹，推揉，等我醒来，天已大黑，他还在推。我问，这管用吗？他向父亲挪挪嘴，我看到父亲已经在打鼾。

父亲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天里，白天由我和妈妈几个侍候。到了晚上，大弟从安庆赶回来陪父亲过夜，早上天刚亮，又匆匆赶回去上班。他上一天的班才有一天的钱。我看他眉头深锁，说话更少，满面戚容，就叫他少回来。他凄凉地摇摇头。我突然产生一个念想，父亲您早点走吧！

那时候父亲疼得厉害，几个人帮他翻身或喂水都搞不定，但即使如此，还让老人疼得浑身乱颤。父亲哀求说，叫老二来哟。大弟有力气，抱父亲如抱婴儿，如端瓷器，那让我特别想流泪。再后来，父亲便秘，什么药都不管用，大弟就用手慢慢地掏。我怕脏，不掏，但后来觉得大弟干净，这是我余生要向他看齐的地方。

年，妈妈和我们采了许多回来，吃不掉，就洗净阴干了，放到秋天。有一次，大庄一个爷爷在青河里打了许多虾米，给我们送了一些，妈妈想起那包洋槐花，找出来，嘿，槐花配虾米炒鸡蛋，那味道，称之为三鲜一点儿也不为过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仍然想念洋槐花的味道，如今回村，河边的树也没有几棵了，人家门口的树都换成了杨树，或者果树，洋槐花很少见了。即使有，人们也很少去采，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，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，谁还在家门口，守着洋槐树等它开花呢？

也再不会吃上什么“三鲜”了，鸡蛋有几个，但是虾米呢？河里几乎连水都没有了，只几处稀疏低矮的芦苇在空荡荡的青河里飘。

但是我想念洋槐花，春天坐火车，车窗外的山坡上、荒野里会闪过开满花朵的洋槐树，它们隐匿在遥远的地方，让人看见就想起了故乡。

青豆作茶点。防风偶将豆倾入茶汤并食之，尔后神力大增，治水功成。如此吃茶法，累代相沿，蔚成乡风。此烘豆茶之由来，或誉防风神茶。然佐料因地而异，炒黄豆、橘子皮、笋干尖、胡萝卜，不一而足，各有千秋。但均较此间烘豆茶晚出。邑产佳茗著录茶经，风味更具特色，宜乎有中国烘豆茶发祥地之桂冠也……”据说防风氏不仅是远古一位身材高大的治水英雄，还是一位具有原始民主意识的斗士。撰写于2500多年前的《国语》中有“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杀而戮之”的记载。此间人士大多相信，当年防风氏因劝阻并反对夏禹破坏禅让制度、欲传位于其子启的企图，这才被夏禹以开会迟到为借口杀害。

所幸防风氏以性命相搏的世袭制在延续4000余年后，终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寿终正寝。在这草长莺飞、杂花生树的季节，细细品尝这样一道稍带咸味的茶，我竟尝到了血与汗的滋味。在温柔富贵的江南水乡，下渚湖的这道“防风神茶”，恰如西湖除了晴好雨奇，还有青山埋忠骨的岳王庙；中国的历史除了六朝五代，还有先秦两汉；陶渊明的诗歌除了篇篇饮酒，还有耻事二姓……

槐花

匀，把刚刚开水焯过的洋槐花放在面盆里，当然也要搅拌均匀。这时候，锅里要热热地烧了油，最好是猪油，香。热油过锅，揪一块儿，略拍一拍，锅里一丢，掌握住火候，翻几下，只一分钟就能闻见香味了。这可不是个好干的活儿，小时我只烧锅，心想，以后总会学会的嘛！不想工作后，有次想吃茄丝饼，折腾了好久，结果弄得一手面糊糊，煎出来的饼子不是不熟就是黑乎乎的，还粘锅。

有时候，吃槐花拌面疙瘩，要打鸡蛋，出锅盛碗，最好再来点辣椒油，香辣味美，胜过吃肉。

大多数人家都是应季采一点吃，一来懒懒的，二来也算不上什么稀罕物，年年都有的呀，所以也不大青睐。有一

下渚湖吃茶记

的青花瓷碗中，一捧浅绿清澈透亮，满至碗口三分之二处的水上，漂着几丝金黄色桔皮，数十粒小如草籽儿的黑芝麻，而几片嫩绿的茶叶，则在载沉载浮，另有十几粒碧绿的烘青豆，皱皱地安静地躺在碗底。一时间桔皮的橙，青豆的翠，芝麻的黑，还有少许茶叶的绿，在沸水中“济济一堂”，和谐生动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浅浅地喝上一口，但觉这茶微咸略苦，有一种与温润儒雅的江南迥然相异的粗犷与野性，让我油然想起俗语有云：“人无钱不如鬼，茶无盐不如水。”据说这是因为在烘熏青豆以及腌制桔皮芝麻时，用了微量的盐。几道开水续过，茶水已淡，喝到见底，我便以右手持茶碗，再用左手掌轻拍茶碗口，伸嘴将那些已被茶水泡得肥硕饱满，仿佛满怀勇气和力量的青豆一食而光……

在下渚湖畔的防风王庙原址上，树有一块《防风神茶记》碑。碑文如下：“吾乡为防风古国之封疆。相传防风受禹命治水，劳苦莫名。里人以橙子皮、野芝麻沏茶为其祛湿气，并进烘

◇网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